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孫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九月庚戌朔刑部大理寺言應限奏獄二百紙已上為大事十二日十紙已上為中事九日不滿十紙為小事四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并刑部等處舉劾諸處約法狀並十三日三省

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又公案二百紙已上為大事限三十五日斷二十四日議十一日十紙已上為中事限二十五日斷十七日議八日不滿十紙為小事限十日斷七日議三日在京八路大事限三十日斷二十日議十日中事限十五日斷十日議五日小事限十日斷七日議三日臺察并刑部等處舉劾諸處約法並限三十日斷二十日議十日從之新本删修令止從舊

辛亥詔呂公著令後入朝凡有失儀無得彈奏　工部員外郎豐稷為殿中侍御史從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覿薦也　賜熙河蘭會路將兵銀合茶藥有差以討蕩西蕃犯塞部族焚奪河橋回塞也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臣執政酒果并黄金三百兩犀帶兩條諭旨云知卿等于邊事極留意勞心故有是賜具御封物仍不許辭免呂公著亟以小牘告文彦博等曰密賚恐不可不辭免果莊得罪先朝獲之誠可慶若便指為廟

堂之功則將帥聞之必過有希望反啟將來貪功生事之弊豈可不熟慮也彥博等遂各具手劄辭免繼以面諭託不許乃受之辭密賚呂公著家傳及范純仁言行錄皆有之具賜物亦同蓋當時三省密院俱得此賜也

癸丑詔内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後勿為例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之御集尤詳九朝紀事本末甲寅詔問神宗皇帝實錄何日成書修撰官言若併力修撰約來年冬可畢

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于大慶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

受冊

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冊寶于文德殿

丁巳詔文彥博告老章奏有司勿受　詔禮部置諸科

舉人籍此據編錄冊增入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竊見

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

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

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

怪故臣區區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

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敝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絶國中疋帛至直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葢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

彼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鄂特淩古董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

乃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温錫沁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
政若且令邊臣審問果莊等以鄂特凌古當立不當立若
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鄂特凌古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
董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
一諸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
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
領命之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
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鄂特凌古自知不

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星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益非元昊諒祚之比

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黙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飭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為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果莊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

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背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茍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

服則吾雖蕩然開懐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敵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于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

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于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
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
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
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
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
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鄂特凌古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
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幾于有病
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遂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

先止其與幾何臣于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軾言與轍畧同詔許夏人自新事在八月十四日

己未涇原路經畧司言夏人犯鎮戎軍實錄但書夏人犯鎮戎軍不言經畧司奏蕃牒畧也後六日實錄又書經畧司奏夏人遁去即是犯鎮戎者今追書之張舜民誌劉昌祚墓云二年九月夏人寇鎮戎西塞已至城下衆五十萬又言國母自將昌祚寢疾不能興欲舁行朝廷不從有旨令知鎮戎軍張之諫攝統制軍馬昌祚素知之諫不能乃夙夜馳授方畧盡兵力而屬之十一將總七萬餘人之諫得之懦不敢戰來即納之羊馬城中至人身不能轉側城中兵望賊焚室廬掘塚墓號哭唾手欲戰之諫以

劍加之不得出賊留五日攻三川不拔而去昌祚每聞軍前報即拊席大駡之諫之諫又重賂走馬王紳使為文字游說京師既而果以之諫為有功除西上閤門使物論譁然復遣監司體量展之諫磨勘昌祚病起欲有所伸會之諫死但貶王紳而已此事當考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諫遷官明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紹聖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亦合參照八月二十二日實錄書夏人寇三川諸寨敗之九月十日又書寇鎮戎據劉昌祚墓誌則先寇鎮戎後寇三川不知孰是當考

庚申侍御史王覿奏編類章疏係二年九月十一日蘇軾程頤向縁小忿浸結仇怨于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者乃至臺諫官一年之内章

疏紛紜多緣顧軾之故也前日顧敗而言者及軾故軾
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
臣有闕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朝廷憂也軾自立
朝以來咎愆不少臣不復言但廟堂之上若使量狹識
暗喜怒任情如軾者預聞政事則豈不為聖政之累耶
然軾之文采後進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
之庶幾使軾不遽及于大悔吝貼黄言軾乞補外所上
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雖以補外為請其章中必有自

安之謀以拒公議果爾則陛下益當深察其邪正真偽而審處之又貼黄言顧軾自擢用以來皆累有臺諫官論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無玷闕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顧而逐之惟軾尚存公議未允臣今日所論但欲且更無進用軾徐察其為人軾乙補外十月六日可考覷又奏伏見陛下孜孜求治日以進君子退小人為事小人既非其所欲則夙夜經營務在中傷君子近乃頗造為蜚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説臣雖不能盡得其

名氏大概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說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出中詔牓朝堂明示士大夫以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靚前奏二年九月十一日後奏九月十二日皆以編類章疏增入）

左正言丁騭奏韓資乞除雪父存寶罪未賜施行竊以存寶被刑之初只因何正臣希意求合畧不推原本情曲加鍛鍊置之重法正臣勇于謀身輕絕人命致先朝有誤殺人之名今二聖在上命近臣推原詳究一切枉陷雖杖笞之罪皆得申理況如存寶乞撿

會訴理所奏狀蠲除存寳罪名還其在身官爵貶放正

臣等附會慘刻之惡貼黄言存寳枉遭誅戮出于何正

臣附會朝廷遂得待制令存寳正申雪刖正臣當正典

法此據編類章疏二年九月十二日奏

辛酉劉舜卿言請削奪鄂特凌古官爵令巴珍覺遥領青

唐詔劉舜卿先撫納河南生羌若嘉木卓未可下先以禍

福曉諭鄂特凌古其朗格占仍許以諸司使令誘致磋藏

丹貝棐公諸族其間首領即次第補授以官若朗格占

能招撫果莊舊部族地土即視果莊官祿推賞青唐錄亦具載此巴珍覺朗格占當考

臣僚上言竊聞近有指揮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居住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竊聽朝論人心洶洶為之不安惠卿操心貪險為性凶邪姦言足以鼓扇羣小險横足以脅持上下方其執政之時引援凶人布列中外殘黨尚未衰息忽聞引置惠卿于江淮之間羣小莫不鼓舞相慶兼惠卿凶殘忍詬貪冒無厭既得近地必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

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伏望朝廷依舊且令建州居住詔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侍御史王覿左司諫韓川也此據元祐密疏增入言者姓名則用政目所書政目云九月十二日呂惠卿許泰州居住不行胡宗愈孔文仲王覿韓川言其不當也按八月四日己有吏僕一年檢舉指揮不知何日却移泰州當考

壬戌以虢州欒川冶為鎮　詔諸處無得受文彦博乞致仕文字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詔

癸亥知泉州林顏知濠州顏前為廣南監司坐請給逾

法降知永州言者又論其不當任藩郡復從之舊錄脫誤新錄削去今用蘇轍制集删修熙寧三年六月有林頴傳乃不載此

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故也

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及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天資聰敏宫中惟好學字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　涇原路經畧司言夏人夜遁賜將帥兵民銀錢絹袍帶有差仍促具功狀以聞王文郁傳云二年春西賊入寇涇原文郁遣兵掩擊

西關堡嘉木卓城斬獲千級涇原賊遽引還文郁時知蘭州當即是此秋文郁傳乃云二年春當考夏人之寇涇原也環慶經畧使范純粹以是月甲寅得涇原報純粹亟命副總管曲珍領兵自環州傍附涇原深入牽制珍翌日遂行純粹面戒珍曰本路首建牽制應援之策勿謂隣路致寇非我之職當忘軀報國解朝廷深憂珍鼓激戰士晝夜疾馳出境外三百餘里赴吹呺羅章討蕩賊帳斬一千二百餘級俘其老弱婦女六百餘人以還夏人遽釋涇原之圍議者謂珍有力焉此用范純粹奏

議及曲珍本傳修入明年二月十六日珍還邊防純粹尋列上珍功狀且言吹呼羅章倸橫山巢穴最盛之地山崖深遠道路險絕前後漢兵未嘗窺及具韋宥等州一帶邊羌每聞漢界點兵即于此處會集恃險自固若非珍謀慮精密身先羣衆及一行將佐軍士協心悉力即涇原大寇重圍固守未易解免而險阻賊巢未易破蕩今幸平復于夏國頗係體勢即與尋常淺攻近掠及遇賊戰鬭事體不同兼牽制之法久廢如昨 來永樂之禍隣路坐視無有援者

今幸朝廷因臣建議再立牽撥之法法行之初隣道被寇而珍等乃能誠心體國不以彼我為間出奇冒險粗有成績伏望聖慈不限常格優賜旌賞以勸赴功之士言吹呼羅章係十月十五日奏今并此 先是安燾言為國者既不可好用兵又不可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致患今朝廷每戒邊臣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敵數犯塞亦未免疲弊之患雖僅保城寨而適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間使諸路勁兵更出迭歸伺便

討擊多方以誤之使疲于奔命蓋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方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葉普利于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如威明阿烏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遂顯閒之謂阿烏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馬知其不回戈復讎然則梁氏危矣且不必密如漢用陳平之計閒范增惟恐其使者不知此亦一奇也欲以二策下諸路深求利害之實諸帥謂俱中事機願併行之而夏人果相猜貳又

知淺攻無益遂以數十萬衆犯涇原而主將果不用命尋至狼狽引去諸路牽制斬獲不可勝計此據安燾行狀當考更出

迭歸見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凡父及嫡繼母在不得封贈所生母雖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獨乞封贈所生母若父及嫡繼母所生母未有邑封者亦不得獨乞封贈妻從吏部請也

知鄧州天章閣待制陳安石為龍圖閣直學士

丙寅東上閤門使慶州刺史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曲珍為果州團練使以期敍當敘也珍本傳云元祐二年秋西賊寇涇原

號四十萬珍擣虛馳三百里大破羌于吹呼羅章橫山斬首十二百四十級俘六百六人遂解涇原圍此事已附十六日曾肇制集云刑部狀檢會曲珍元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懷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坐永樂事降皇城使環慶鈐轄該赦叙東上閤門使慶州刺史令再奉旨特與叙又曾肇制集云密院關環慶經畧司奏差副總管曲珍部領人馬入西界吹呼羅章討蕩牽制涇原路作過西賊得功奉聖旨特與叙二官充遂郡防禦使按珍以功改領遂防在三年二月十六日此但准赦叙官乃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云云可考范純粹奏論曲珍策應功已附此月十六日

詔臨洺鎮役民不足勿復為縣

丁卯大宴集英殿　禁私造金箔

己巳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令琞授通直郎令琞以講書換官蘇轍行

詞

庚午呂公著言伏覩今月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筵復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臣等次日于延和殿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縱而復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

道願陛下念兹在兹以廣聖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于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今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于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公著與同列皆言此聖人經訓有補于治日宜親閲

甲戌詔洺州曲周鎮莫州鄚鎮勿復為縣以有司言其非便也六月十四日復曲周七月二十三日復鄚縣

丙子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項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敵人憎畏中國以為朝廷專欲得地非盡

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憯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四遠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

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嘉木卓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諭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字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諭

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于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果莊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鄂特凌古合而北交于夏人此正胡

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錫沁介于鄂特凌古頁
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吞不能救使二
冦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
計可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鄂特凌古而納
趙醇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果莊若從
則稍富貴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
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果莊之衆與溫錫沁合
而討鄂特凌古其勢必克既克而納醇忠雖放還果莊可

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果莊本與鄂特凌古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鄂特凌古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果莊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為不然若果莊死于中國其衆雖此等必深

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十月二十八日

范純仁云云與軾殊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冬十月庚辰覲稲于後苑　朝散郎致仕劉宗傑落致仕為比部郎中當考其故

壬午以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不視朝

甲申直龍圖閣知桂州苗時中為寶文閣待制再任

內侍押班梁惟簡領嘉州刺史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獲老幼婦女令范純粹選留仍揭牓諭其親故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賞以絹三匹十歲以下二匹從之純粹言准詔令臣指揮將驅獲到生口分于近裏安存收養無致枉有死損走透及便問姓名并在賊中住坐去處除年老知得夏國次第并山川道路或精力稍强可留備訪問之人其餘並具姓名于界首分明出榜曉示賊中親戚故舊如能將前後打擄漢

人却來出漢交換令來獲到生口即仰子細辨認如委
無姦詐即一名許對換一名並令先計會沿邊巡捉人
并弓箭手熟户引致赴官其引致并展轉傳致之人每
引接到一名共支賞絹三疋仍逐旋具換易人數聞奏
臣看詳令降朝旨欲以驅獲西界生口交換漢界陷賊
之人雖為善計若施之于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
無所不可縁夏國方爾悖慢興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
棄絶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

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穫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動揺則其凶酋必便改轍然後邊釁可期于止息也若于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兼訪聞得西界凡是捉擄到漢界人生口並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于近裏去處監防覊管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横山一帶人户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縁于近裏取得覊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其所獲生口臣前此已等第安排内續有丁壯歸降識
認者各已分付團聚並令有力量蕃官保認在手下監
防住坐其無丁壯識認者各已名蕃部情願權行收養
仍取責交認知在文字置籍抄記以待續來識認之人
庶邊羌聞臣恩信爾後易為招納其丁壯之人無家户
老小不可保信者各已分配近裏州軍牢城去訖所有
本路出牓告示西人交換一節臣愚未敢施行欲望朝
廷察臣今奏事理俟它日邊事了日然後施行貼黄訪

聞漢人之陷賊者中間監防稍緩後因朝廷議論欲以新復城寨與之換易彼遂謂為奇貨往往遷徙益遠監防益密臣以此竊謂今來所議交換未宜輕發伏望朝廷詳察純粹此奏以十月十八日未知從違何如當考實錄以樞密院降到指揮係初六日純粹奏乃云初七日今從實錄

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既罷諫職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補外詔不許于是轍言易謝表皆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沮喪至引周易履霜堅氷不

早辯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為諫官令出守郡于條不當復以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所言有實臣甘伏朝典于是御史文章論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為諫官當推公正之心夙夜以思補報而易惟諂事程頤黙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頤于人物小

有愛憎易乃抗章為之毁譽附下罔上背公死黨據其罪狀合賜嚴誅朝廷尚以易在言路為之優容愛惜事體資序極淺與之懷州易不能内愧于心易志改行公肆無根之謗上累朝廷意欲盜敢言之名以欺中外姦憸之迹欲蓋彌彰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更于謝上表内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元祐邸報十月十六日載此言章令依舊録附此舊録云御史文章論易謝表文過按此時胡宗愈為中丞王覿為侍御史豐稷為殿中趙挺之方蒙趙屼為監察不知言者為誰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則御史或

是方蒙也交章當考蘇轍奏并增入轍奏必不付出要合存之

八月六日聖旨吏部戸部刑部三部郎官任滿委本曹尚書侍郎保明治狀顯著可久任者特與再任臣以為此法于人情不協在士論不然也何則郎官之設雖以副貳尚書侍郎而朝廷選任非輕自昔號為清要比有屢更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藩郡而後授者凡尚書侍郎補外止于牧守郎官之出多為監司則按治有以相及而位望不至絕遠故方其在省也有副貳之名而無

統攝之實綱條得以參舉論議得以自持也然僚佐之于長官希合而苟從者常多忤犯而不屈者蓋鮮今著之于法治狀必待保明則人以不得保明為患矣其權在長官則以不得意于長官為慊矣長官亦以去留在我褒黜得專而自居則郎位益以卑頽苟非特立不羣必將詭隨容悅之不暇又奚暇綱條之舉論議之持哉國朝之制郡守雖貴官不得薦通判以為許薦之則勢將獨在于守而倅之職有所不得行此蓋可以類推今

諸路筦庫場務丞簿掾屬之儔有勞績則必待轉運使知州保明乃統按部下小吏之法恐非先朝所以命臺郎之意也尚書省居觀闕之下凡奉職者治有能否才有優劣朝廷可以坐照執政可以目覩豈待長官保任而後知之故有害而無補臣請將保明郎官之法廢罷不行貼黄稱郎官已自朝廷揀擢既成任又治狀顯著則必有褒進乃合公議若猶待尚書侍郎保明方令依舊再任則委不近于人情法有差舛宜在改正詔令年

八月六日指揮吏不施行元祐郎報十月十八日令依實錄附此實錄云罷吏户刑部長貳保明郎官治狀初文彦博建明朝廷從其請為之定令而諫官論其非是遂罷之令具載言章但不知諫官姓名當考時胡宗愈為中丞王觀為侍御豈稷為殿院趙挺之方蒙趙屼三人為察官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韓川為左司諫丁隲為右正言

臣寮上言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數降赦令減放民間夏秋二税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及公人元非侵欺盗用失陷之類所在州縣觀望監司意旨不肯依准赦令直行放免多為人吏隱藏元案公行邀乞或十止放其二三或已放息錢而本錢尚在或已

多納過息錢不與通計作本錢勾銷或雖有曉示明言
除放而官司託以未經磨筭留滯日月或虛稱已申省
寺而未有與奪或坊場敗闕廬舍器用已無存在而猶
監錮老弱追償未已或送納齊足而不給還本鈔有窮
苦失業之民救饑寒不暇復為官司拘繫督迫畧無生
意其實為諸路監司不推原朝廷仁厚之政惟恐年計
不足有妨進用州縣官吏又牽制因循上下蒙蔽以至
於此竊以二聖臨御愛恤生靈蠲除逋負而敢爾抑遏

閉塞使朝廷有恵澤之名而其實未逮於天下恐非二

聖所以為惻恤慘怛之意也臣愚欲乞下御史臺先取

諸路監司保明事狀委無未盡案驗乃體訪民間久負

未經行遣及雖已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議重行黜責

庶以慰遠方無告之民天下幸甚詔令諸路及府界監

司限一月疾速依敕結絶仍具保明聞奏元祐邸報二年十月六日

事當考言者姓名

乙酉詔于闐國歲遣貢使雖多止一加別賜　裁定請

景靈宮恭謝朝謁儀令大卿監侍御史以上陪祠六月二十七日丁未更定儀注一歲乃徧詣諸殿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鄂特凌古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削鄂特凌古官爵續又聞鄂特凌古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説皆未為得何者鄂特凌古凶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棐沓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益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

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鄂特凌古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

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為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令聞温錫沁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森摩乾展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温錫沁森摩乾展等合而討鄂特淩古納趙醇忠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使許鄂特淩古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貽患者也故

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弗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丙戌詔罷邕州守臣兼將以路分兵官兼之其知賓横州悉以武臣若有邊警遣令照應其通判聽舉京朝官知縣資序以上人充　奉議郎通判宜州黄陶換授莊宅副使充廣南西路都監兼知賓州　朝請郎何琬為工部郎中自府界提刑除郎中

丁亥臣寮上言竊見朝廷自開邊以來罰罪不明賞功太濫不求其實秖信其言故上下得以相蒙遠近習為欺誑每出師畧有微功則多增擄獲之數至有殺戮老稚無辜以充首級身未入行陣而買首論功官軍或有敗傷百不言其一二此風寖長十有餘年大將明知畧無詰難以致朝廷金帛妄施於選懦之士官爵猥加于無知之人夫保明軍中功罪朝廷取信以行賞罰者大將也大將詐偽不以實聞朝廷默默受其欺誑如此曠

日持久欲望賞罰皆當以服三軍之心使之赴功集事威制夷狄豈不殆哉今諸路奏功臣恐將吏狃習故態妄冒欺誑以虛為實以少為多以罪為功致朝廷推恩太濫并及無功却致有功將吏無所激勸有罪之人無所畏懼欲望朝廷嚴降指揮下諸路安撫司子細根究據實結罪保明不容鹵莽仍令本路監司覺察虛實責御史臺常切採訪彈奏稍有不實重行降黜庶軍中賞罰無有不當諸將不敢欺誑軍士有所勸沮朝廷無枉

濫之費詔劄與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依詳上件臣寮所奏應將士言功並先責元統領官根究詰實結罪保明供申候到帥司仰更切加考驗如委無妄濫即本司再具結罪保明聞奏并劄與逐路轉運司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妄冒仰具實封聞奏考驗是實具元保明官司當議重行降黜并劄與御史臺令採訪彈奏此元祐邸報十月九日事當考言者姓名增入　河北都轉運使顧臨等奏昨准朝旨勘會河北自河決以來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令與

水官講畫合興修去處及所用工料保明聞奏續准朝
旨以講議河事所為名近因都水使者王孝先奏將講
議河事所與提舉修河所并以都大提舉修河司為名
竊聞舊例須是已有興修去處始立提舉修河司總領
其事今來方俟河水減落見行港勢所向較量利害申
陳顯見難以預置興修司局既將講議河事所併為都
大提舉修河司又却復分講議與修河兩項行遣不惟
名實異同深慮文移交互欲乞將應緣講議河事行遣

並依元降朝旨以講議河事所為名俟議定合行開修去處奏聞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實委得允當許令興工即復為都大提舉修河司詔依所奏俟議河事興工即復為都大提舉修河司元祐邸報十月初九日事要見修河議論當刪取之二月八日并四月二十六日詔當考

戊子恭謝于景靈宮天興等諸殿己丑于凞文諸殿庚寅于凝祥池中太一宮集禧醴泉觀

辛卯德音降西京管内死罪囚杖以下釋之耆老年八

十以上者人給酒食茶絹常加存恤為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故也

丙申詔新歷勿頒夏國以乾順謝封冊及賀坤成節使未至故也　詔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

己亥西南龍張蕃遣人入貢　先是給事中趙君錫奏駁葉祖洽廷試策語訕宗廟祖洽既罷新除禮部郎中復為兵部郎中八月二十二日既而御史趙挺之方蒙相繼言

君錫所駮極為未允今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並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伏望令君錫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毋憚後害祖洽亦上章自辯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於是蘇軾蘇轍劉攽等言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令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議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為進退不可一一指為

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詳其畧云祖宗以來
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又云
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為祖宗撥亂
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為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
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
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謬若
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擬之等又言凡在朝廷大臣
率多當時考試之官祖洽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輒

因獨奏祖洽及第時臣軾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為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今祖洽上章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為不可故行減落初詔學士舍人與諫議大夫參定而孔

文仲不聯書軾等別具奏章言祖洽希合時政躐取科級據其用心不得為無罪挺之蒙等議遂寢孔文仲別狀奏陳必極言祖洽罪狀故挺之蒙所奏不行惜乎舊錄不能具載而新錄遂削去也文仲舊傳稱呂公著謂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蓋本此新錄雖已辯其誣然殊不詳舊錄于君錫傳載祖洽事又云蓋先帝初以策試多士俾陳當世之務將因時適宜更張流弊而祖洽所對當上意擢居第一至是更二十年君錫等乃追咎其言協力擠之新錄獨置而弗辯信是疏略矣

庚子詔祕書丞二年除祕閣校理　莊宅使种誼為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供備庫副使傅遵道為西京左

藏庫副使宮苑使彭保為皇城使領茂州刺史宮苑使
韋萬為西京左藏庫使皇城使階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權本路鈐轄李詳為宣政使落帶御器械充正鈐轄左
藏庫副使馬用誠為左藏庫使蕃官西上閤門使階州
防禦使包順為四方館使皇城使登州防禦使包誠為
東上閤門使人賜銀絹各五百皇城使通州防禦使趙
醇忠為西上閤門使東上閤門使果州防禦使姚兕為
四方館使皇城使王光世領威州刺史供備庫副使楊

和減磨勘一年宮苑使王文振領嘉州刺史皇城使閤州團練使王贍轉一資皇城使秦貴領昌州刺史皇城使楊進領忠州刺史西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李忠傑為東上閤門使餘第賞有差自誼至醇忠以收復洮州俘獲果莊而自兕至忠傑以討羌賊有功故也　范純仁言臣竊見賞功舊格其間亦有未盡未便合行修正者皆須隨事便行改正然後不誤陛下信賞之意若或且循舊例却候將來別改條格則于陛下臨御之初將

臣方立功效之際賞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鬬志後來雖有改更衆未必信已于邊事有損追之莫及伏望指揮三省樞密院應今來推賞舊格中有人情未便者即且據事改令均當行下仍一面將舊格别行修正庶幾不誤聖政邊事早了近環慶路有臣弟純粹論列舊例用别將作家計人數均在出戰將領名下一處計分釐論賞不便事理分明兼臣在環慶時已曽奏乞改革伏望聖慈指揮三省樞密院早賜施行范純粹奏論均

詔裁定軍功賞格 詔京師置場糴官賞家計人或可删修增入

倉米以平市價

癸卯尚書左丞劉摯言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終恐無所補報竊以為國家先務莫如人才近臣事君惟有進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横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在職未

久知無不言此固陛下素所奬愛必未棄捐然臣私憂過計恐其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輙効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為亦異或長于政事或善于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于此數色固無乏事至于公忠樸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一節自守可當大事肯為國家効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世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髪闕一不可然而四肢者必以骨為主故自古人君崇奬

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無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憚畏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之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況當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為姦邪所使臣實痛惜兼覩近日言路稍異于昔雖章奏交上論議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豪强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怨隙朋比之心公無忌憚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于至誠

言出于忠信憂國如饑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强赤心事上畧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乎以此驗之真偽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揺政令紛紛籍籍甚可懼也然上下相周誰為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惟且收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矣臣踈賤拙直

無毫髮親黨之助猶蒙二聖選拔致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効之心豈宜比衆人故當知無不言敢避罪禍臣願聖慈深賜省察特發睿斷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天下幸甚貼黃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未測聖意所以未便奏陳臣故密獻此言若俟因臣僚進擬而後召之即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命出于陛下又貼黃或未欲一并召還堯俞巖叟舜民三人本已外任不是責

降願先次指揮或未欲指定差遣即且召赴闕聽候指揮亦無不可並乞聖意裁度又貼黃堯俞巖叟因累章乞留舜民朝廷不用其言遂乞外任即無罪犯𦘕因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封駁舜民文字遂責降中外皆言𦘕實無罪却曾上言乞罷禮部所議車服事為權要所怒遂有此責舜民因論邊事偶言及大臣遂罷臺諫乞外任亦非犯罪即今邊事次第一一如舜民所言則是識慮過人雖有罪尚當假借況無罪乎罰易極論朋黨

事甚有本末不避仇怨為國家分别是非人臣所難既
授外任又因謝表再説及前事遂為怨者所排再責遠
小處又貼黄臣願陛下將此數人責降外任因依及從
來論事章疏首末觀之察其趣向所在則事理自見無
可疑者若臣一言稍近不實甘被誅戮又貼黄臣與堯俞
燾巖叟布衣相識備知其所存决可保其不負朝廷任
使舜民易舊不識之但聞其操守公正士大夫間稱道
者十有八九惟是邪人惡之

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户部尚書李常請也常本傳云請復舒鄂諸州錢冶與泉州市舶泉州市舶已見餘當考

丙午寶文閣待制李之純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為太常少卿光庭舊傳云遷太常少卿右正言丁隲論光庭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又極残苛黨附程頤傾敗善類奉使河北邀求名譽並邊州郡儲蓄一空言雖不行士論快之新録並削去

右司郎中韓宗道為太府卿

承議郎直龍圖閣張汝賢為左司郎中　陝西轉運使

范子奇提舉崇福宮　前華州司户參軍廖正一為正

字正一除館職不必書要附見蘇軾發策為楊康國趙挺之王覿所論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三年正月十九日可考資政殿學士王安禮提舉崇福宮言官論其託疾辭遠而安禮亦自請奉祠故有是命　太常少卿范純禮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御史論純禮以庸得官不可任奉常也此據舊錄及新錄蘇轍作誥詞乃云純禮自乞補外呂公著家傳亦云孫升論純禮別在五年八月為給事時　熙河蘭會路勾當公事宣德郎軍器監丞游師雄為奉議郎充陝西轉運判官賜緋章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劉舜卿為團練

使充馬軍都虞侯旌其議邊事之勞也　詔果莊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引見準辟因例押入殿初議欲留果莊在邊范純仁言臣近日親聞宣諭欲留果莊在邊以招其子臣等奏對不若且令到京再蒙德音三省樞密院且更商量止果莊於沿路所到處别聽指揮臣有管見已曾錄與文彦博以下看詳亦合上瀆聖聰且畫一條具如左一朝廷擭罪人若畏其子弟之强防其讎嫌而不誅則典刑廢矣如梁莱普之輩假設擭之

若有强子弟則亦將豢養矣若止欲存果莊而招其子
則有逐件利害一若存果莊以招其子必曰我父之存
由我輩在我若往則父子俱死如此固無束身歸朝之
理若使復統部族効力伸報則果莊常宜存在忽然死
亡則適足為其怨叛之資却貽後日之患一果莊本非
君長止緣誘殺景思立而覆其軍干犯先朝罪大而告
于裕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快神明之怒令留之無
益則告陵之典乃是虛行一果莊今已七十餘歲設使

可繫其子之心亦無多日况更囚處異鄉憂愁寂寞其死朝夕可待既死之後其子必却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亦必不信兼是向罪人之子解紛深損朝廷威重若任其疑怪則彼必曰既誤我降而殺我父則將怨叛有名一存果莊若不稍使寬足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寬足則戰士當星霜矢石之苦皆有不如之歎一果莊自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蕃漢人民為數極多死者冤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恨不臠食其肉今得

朝廷生獲日望藁街之戮以快存沒之冤而今乃存養供飼過于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一朝廷賞功雖不繫果莊存歿然用命死戰之人見朝廷將其所獲怒而誅之則其心喜快若釋而養之則其心憤鬱令大寇未平尤當體察將士之情一果莊之獲本由熙河蕃將忍其害已故對遊師雄憤怨請行今既冒死獲之使其不得甘心亦恐惰其鬬志一交阯方欲妄起事端若果莊戮于京師則四方易得傳聞交人亦得寢謀

兼使其他外國尊畏中國一鄂特淩古見令宜木沁來求果莊俟得然後納貢若存果莊在邊不惟鄂特淩古以不如所請遷延為名未肯納貢兼其詞已曰果莊在中外一般若今留之在邊厚加奉養恤其羸瘠則正符鄂特淩古之言彼將市恩于果莊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一誅果莊則上可伸先帝之怒其次可正朝廷之法使外國知畏又其次可雪踏白南川之讎增戰士之勇快神人之憤又可使鄂特淩古知朝廷果于誅惡不敢侮慢邀求早

為納貢此一舉而數利從之也于是果莊始赴獄九月未蘇軾奏可考

初議西邊事近臣多進計請盡還以侵地呂公著及呂大防獨持不可及果莊就擒西賊退却或又言果莊宜優命以官置之秦鳳或言遂放歸以責其來效又言熈河克捷涇原守禦之功皆不足賞公著曰果莊為邊患二十年先帝欲生致之而不可得今二聖待以不死其恩固已厚矣尚何官之有况可放乎疆埸之功雖不可過賞然有勞不報何以使人上皆納用焉此據呂公

著家傳或附十
二月十二日

丁未范祖禹乞于邇英閣復張掛仁宗時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十一月壬子知鄆州龍圖閣直學士滕元發知瀛州　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鄆州　朝散郎監都進奏院王伯虎為校書郎

癸丑復行慶關從中書侍郎呂大防奏請也編錄冊有此當考詳

甲寅詔運淮南二浙所糴穀四十萬斛賑濟京東路
乙卯右僕射吕公著中書侍郎吕大防尚書左丞劉摯
右丞王存同上疏曰臣等竊以朝廷設諫爭之官固欲
開廣視聽以盡下情然言事之臣所言無由盡當須繫
朝廷審擇其言或不可用自當置而不行若復挾情用
意則尤不可不察伏見諫議大夫孔文仲累有文字論
列左司員外郎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其言殊為乖
謬臣等昨日已曾面奏謹具條陳以聞一孔文仲稱朱

光庭本無異于常人止緣朋附推薦驟居清要謹按光庭進用之初惟是司馬光與臣公著公著與光庭素不相熟但見司馬光累稱于朝陛下御筆親擢為諫官即非因朋附推薦而進一孔文仲稱朱光庭未嘗獻一公言補一國事謹按光庭自任諫官僅一年半前後所上章疏不啻數百賜對便殿亦及數十凡内外法度有未便于民者小大臣僚有不允公議者光庭不避仇怨未嘗不言兼已往往施行此皆陛下素所深知豈可謂之

未嘗獻一公言補一國事一孔文仲稱朱光庭二年之間躐等超拔望輕資淺恩寵太過臣等竊以朝廷用人固不當專較歲月兼自來兩省以上差除亦不曽專用資序況光庭始初自因御筆親除為左正言一年後自正言遷司諫即非躐等後來因光庭累次居家待罪一次為言蘇軾一次為言張舜民罷為右司員外郎亦非超拔今來自都司除太常少卿雖班位少進亦非峻遷且如光庭同時諫官蘇轍係知縣資序供職在光庭後

今已為中書舍人又如孔文仲進用在光庭後已是校書郎歲餘為左諫議大夫則光庭除少卿豈是恩寵太過一孔文仲稱太常貳卿職嚴地密使光庭居之登列諫議擢領風憲皆可也臣等竊以朱光庭今來止是除太常少卿何以知其後為臺諫兼朝廷若欲用光庭為臺諫官只是左司員外郎除授有何不可一孔文仲稱朱光庭一日得志援程納罰當不旋踵謹按程頤罰易或罷歸鄉里或黜守外任朝廷亦未有名用之議然光

庭今來止是除寺監官其職事尤輕于左右司豈能援
程納賈借使程顒賈易復至朝廷于國家豈有所害只
是文仲黨與自以為不便耳臣等蒙陛下任用列居輔
弼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只知為官擇人不敢顧避人情
其朱光庭臣等亦非以其人所為盡善但今來既知孔
文仲所言不當若却將朱光庭除命寢罷則恐從此浮
言寖盛正人難立朝廷之勢日就陵遲兼陛下既以臣
等為執政之官而不許臣等執持政事臣等亦何以自

處伏望陛下曲回聖聽特賜省察其朱光庭除太常少卿新命欲俟來日簾前面稟或更有臣寮黨助文仲論奏亦乞陛下察其情偽無至眩惑乃寢文仲奏光庭竟就職公著家傳又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數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自程頤賈易相繼去騰說者日益勝于是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公與執政面奏善人懼讒邪而不敢自安非朝廷之福也上嘉納焉文仲晚乃自悟為小人所紿感憤嘔血而卒按文仲卒于元祐三年三月戊辰此云感憤嘔血更須考詳李常乞補外於實錄及本傳俱不見今據常奏議附此月末杜純七月二十八日已知相州范純禮十月二十八日為發運亦有言章家傳所言似未可信也舊錄孔文仲傳云以引經背理又懷異求合考官意神宗察之

遂黜不用新錄辨曰據范鎮奏言文仲對策切直而史官以為引經背理懷異求合恐非其實自以引至遂十八字今刪去舊錄云論崇政殿說書程頤汚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新錄辨曰程頤一代名儒世所矜式謂其汚下憸巧素無鄉行及遍謁貴臣歷造臺諫恐非其實刪去二十五字舊錄云凡先朝政事詆毀無所不至新錄辨曰諫官言事所見各有不同謂之詆毀過矣今刪去舊錄云後宰相呂公著謂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則文仲之為人可知矣新錄辨曰呂公著之言恐未必有此且文仲所論青苗免役保甲保馬鹽茶之法當時廷臣論者非一一時公議如出一口豈皆為蘇軾所誘脅而盡用軾意乎非呂公著之言明矣以上二十九字今刪去

丙辰肅遠寨巡防右侍禁戴榮追兩官蕃官東頭供奉

官廵檢慕化追一官罷任以擅入西夏界侵掠也　樞密院言淮南轉運副使趙偁奏伏覩將官敕自先朝已有衝改條件自後亦有衝改未曽删正其間多有不可施行事件難以照用竊慮諸將武人坐守本敕欲有所違則畏罪欲有所施行則難用緩急有誤兵律大事望詔有司再加詳擇删正以付諸將按元豐將官敕府界京東西路二百五十六條河北路二百五十五條河東路二百五十八條河南路二百五十一條其逐路將兵

敕內已衝改者共二百四十餘條續降二百五十餘條

兼陝西五路將敕約六十四條與諸路將敕參用後亦

未經刪潤施行之間多有疑惑欲令承旨司取新舊條

重行刪定從之（傋行狀乃不載此）　詔鄜延路經畧司如夏人

欲通和即令疆吏告諭先具謝表及盡納陷沒人分畫

邊界畢乃敢奏達俟旨通貢　復漣水軍（趙傋行狀初元豐閒務省

徭役嘗併廢郡邑自後稍或改復于是漣水縣亦求復

軍而靈壁鎮又已陞為縣傋以為廢興郡邑非有大利

害不得已者何必改作今復軍立縣則必增置官吏還

易户稅擾費甚重雖城郭之民利在交易而農民實被

其害乃獨上奏論之請如先帝詔且罷靈
壁由是復罷靈壁縣而漣水止立軍使焉
庚申以果莊入獻于崇政殿詰犯邊之狀及諭以罪當
誅死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莊服從釋縛
吏部侍郎孫覺言歷代相承每遣使者以行黜陟令天
下萬里使者不為少矣然自陛下即位以來使四方者
有能推行陛下保養元元之意不使暴政侵漁慢吏姑
息如唐陸贄之說能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
登儁乂四賦經財費六聽保罷察五要簡官事如是者

雖有其人不以聞不可也無其人不救其弊尤不可也
伏乞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詔大臣立法專令御史
臺糾舉以聞設若下吏貪贓犯法與弛慢不才及才賢
過人使者宜詳知之一或不知猶可至二三人焉則使
者為不職矣乞以臣言降付三省委御史臺糾察仍降
詔諸路使預知此意貼黄稱臣訪聞四方使者以陛下
即位以來罷行青苗免役及市易等事以為朝廷專務
姑息雖有貪贓不法之吏莫敢誰何以故民受其弊臣

故敢乞令御史臺彈奏若黜一人歸吏部則其它莫不聳動矣詔劄與諸路及府界監司仍令御史臺常切覺察編類冊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有此但無名今以舊錄三年五月四日所書考驗增入　是日三省奏檢會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指揮令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四月十二日指揮仍罷律義六月十二日指揮令後科場程試不得引用字說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已見即不許引用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不得于老列莊子內出題舉經明行修人京東京西河

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江東江西福建河東兩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廣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夔州利州路各一人委州縣當職官同狀保任申監司監司再加考察依上項人數聞奏仍于發解前牒報本州與充本州解額赴省試無其人則闕上件逐次朝旨並已施行外今欲依下項一考試進士分為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問子史時

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一新科明法依舊試斷案三道刑統義五道添論語義二道孝經義一道分為五場仍自元祐五年秋試施行其諸路舉到經明行修人如省試不合格即未得黜落别作一項奏取指揮從之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劉摯所論科舉法四月十二日罷律義蘇轍奏乃四月三日非四月十二日不得引用字說已見六月十二日立經明行修額當考六月二十四日方有指揮額在六月十六日三年六月五日當并此四年四月十八日又别定四場試法舊録云詔進士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留明法增論語孝經義將來一次科場未習詩賦人依舊法取應解額法不得

過元額三分之一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以聞先帝罷雕蟲篆刻訓以經術士知義理之學至是復兼詩賦新録辯曰神宗厭雕蟲篆刻之學訓士以經術甚盛舉也其後因詞臣答高麗書不稱旨懼學者覩書不博無修詞屬文之意亦概然念之至是以詩賦兼經義取士亦推神宗之意也史臣之言不究其跡以欺後世今删去将來一次科場乃三年六月五日指揮舊録并入此新録因之今仍見本年月日又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可考政目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三省奏立經義詩賦兩科下議從之當并考　知徐州天章閣待制楊繪知杭州

壬戌户部尚書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别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其存鄉舉欲乞詔

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于解額内弗試而貢一人閭里之士擇其孝悌忠信通博者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可否而上之禮部禮部萃而察之等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等差參諸貢士而官之其别守宰欲乞分守宰掾丞佐貳為二塗使才不可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為守宰可也其廢貪贓欲乞詔有司凡以正贓抵罪者一切廢置弗復用其才能卓異不幸詿誤許卿大夫二人以

名上之付有司議其狀或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弗變也卿大夫同其罪其審疑獄凡獄訟不得無可疑可憫之情官吏畏罪或取疑憫者遷情就法而殺之望降詔開示引列郡疑憫之獄皆以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于誤妄亦如昔者貼放其罪其修役法曰比下役法於四方而付其書于户部以臣之愚静而思之未見其必可久也詔廢貪贓審疑獄令刑部立法常轉對七事據常本傳及奏議舊錄但載廢貪贓審疑獄二事且云詔刑部立法而新錄並削去但于新傳載其日耳今依舊錄見本日

仍采存鄉舉別守宰二事出之修役法則常自有別奏今附見常又言臣伏見熙寧以來變差役之法俾稅户悉輸貲募閒民而役之輸貲既久民力寖弊故復議差法庶稍近古今以成書降付户部使之推行矣竊緣四海之廣萬姓之夥風俗好惡既已不同而上户富安下户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誠不可以一法治也今治以一法不免人情猶有未安之處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至誠惻怛臨制億兆詔令所加惟恐一物失所令為法之

大溥及遠邇茍小有未盡何以副至仁溥愛之心哉臣待罪户部默視而不言罪不容赦夙夜伏思竊以為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此可久者確論也輒采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具梗槩若便民而可久也伏望聖慈付之有司更加博議庶或上裨聖政之萬一不勝幸甚役法成書付户部實錄不著因常奏乃見之當在二年冬也常條叙役法劄子自言不令人吏書寫文多不載又常別有劄子云因轉對言法無新陳論無彼此今轉對七事修役法乃無此言獨此劄有之則此劄子并條叙役法劄子並因轉對時列上也

復横州永定縣　正議大

夫致仕張問卒

甲子復西京潁陽洛陽縣

丙寅大雪 按宋史大雪係乙亥日

丁卯冬至詔賜御筵于吕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賜冬至節會既獲免矣至是以嘉雪應期朝廷無事中旨特令公著與輔臣近侍宴樂其日又賜教坊樂七十人又遣中使賜上罇酒及禁中果實鏤金花皆瓌奇珍異十倍常數又遣近侍賜香藥以御飲器勸在席酒甚告

惟于公著頗寛又出御前錢賜教坊樂人百緡開封衙前樂人五十緡及管勾使臣等四十緡至晡復賜掾燭二十秉且傳令繼燭坐皆異恩也此據呂公著家傳當別刪修或削去

庚午詔以雪寒停在京工役三日遣官疎決在京及府界繫囚

壬申詔侍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先是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

詔史官學士采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　權發遣涇原路經畧司公事馬軍都虞候劉昌祚為殿前都虞候權涇原路兵馬鈐轄皇城使萬州團練使張之諫為西上閤門使以備禦夏人有勞故也張舜民誌劉昌祚墓已具注九月十日己未合相參照　太常博士孔平仲祕書監丞姚勔兩易其任二人易任必有故當考　兩浙轉運副使朝請大夫韓晉卿知滁州兩浙轉運判官朝散郎葉

仲為轉運副使

甲戌戸部侍郎張頡為寶文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

中書舍人蘇轍為戸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為給事

中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為中書舍人　監察御史趙挺

之言去年北邊州郡多被水災朝廷專委左司諫朱光

庭奉命出使體訪賑濟而光庭公違法意自上戸第一

等至第五等遍下州縣并行支貸不論豐凶不計等第

倒廩傾倉名為借貸而其實抑勒分配臣願朝廷早議

賑濟之法將來催索上件借貸亦乞寛為限期以恵百姓所有光庭違法害公貽患百姓之罪亦乞賜責降施行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一出而空河北措置之財且措置司物料其經營之勞多矣儻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為累年之備一鐖而散之殆盡乞行黜降以協輿論詔朱光庭具析以聞光庭具析當考光庭奉使在二月二十六日甲戌

乙亥詔雪寒異于常歲民多死者宜加存恤給以錢穀

若無親屬收瘞則官為瘞之　罷內殿承制至差使試換文資法舊錄云元豐中歲聽武臣以藝業詞賦乞試取其中格者因所長而用之至是罷去新錄辯曰法未嘗不善人自撓之耳武臣得以藝業列貫文階待之至厚久則請託之風行僥倖之弊生焉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史官之言合刪去元符元年十月二十一日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當考編錄冊都省送下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白劄子檢會元豐令內殿承制至差使願換文資者聽名保投進乞試又條有官人並許應舉勘會內殿承制至差使自來依參選人例止試斷案刑統大義時或議比換文資看詳武臣自有鎖廳條貫欲令後不許每年試換文資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丙子詔以雪寒促決見囚

是月户部尚書李常自乞捍邊且言昔先帝勤勞累年貯蓄邊備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銀穀帛之數復又過半邊用不患不備此臣所以敢辭大計之責而願守邊也

呂公著家傳云自程頤賈易相繼去李常杜純范純禮各求補外而常傳不載因常集有此劄子附見十一月末亦欲取元豐所積錢物數表而出之也

十二月庚辰承議郎殿中侍御史豐稷為右司諫朝奉郎楊康國為監察御史

據劉安世劾胡宗愈章康國乃宗愈所薦五年五月又以工外

除朝議大夫李杲卿為太府少卿朝請郎太府少卿王子淵為京西路轉運使承議郎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張景先為京東路轉運判官　樞密院言西蕃齊暖城首領烏戩新雅克父母妻子内附昨鄂特凌古數欲遣使入貢不若乘此奬勵烏戩新雅克密諭令據城壁為漢固守如能與温錫沁同謀併力以拒青唐豫為要約授以爵命自通貢使委知熈州劉舜卿措置勿失機會先以衣帶儀物與之使生羌知勸其附屬人有應補授可以合謀舉事

則許之金帛官職以結其心兼許烏戩新雅克招諭未附舊族聽將部族過河北主領舊地從之新錄及青唐錄與此小異具載後當考烏戩新雅克前此未見青唐錄云邈川東界齊暖城等處大首領烏戩新雅克聞果莊已擒部族震恐以為漢兵朝夕及已也遂請知蘭州王文郁乞同父母妻子部落一萬口内附劉舜卿以聞朝廷許之徙于河州南境授烏戩新雅克供備庫使新錄删改云樞密院言西蕃齊暖城首領烏戩新雅克舉其家内附昨鄂特凌古數欲遣使入貢宜乘此獎勵烏戩新雅克密諭鄂特凌古令與温錫沁同謀併力以拒青唐兼許烏戩新雅克招諭未附舊族過河北主領舊地從之按青唐即鄂特凌古也今令鄂特凌古與温錫沁同拒青唐殊不可曉新錄删改舊錄似相牴牾今只用舊錄

范純仁言臣竊見昨來涇原夏人舉國入寇只為熙河

捉獲果莊又因諸路齊心牽制所以賊兵早退其間有出師雖晚者亦能斬獲立功共壯朝廷威武臣雖曾與安燾進呈得旨將所獲五犛已上各賜茶藥其不及五犛者更不支賜臣再思慮得諸冒險深入血戰立功偶全性命而歸所獲雖不及五犛以其艱危辛苦必望聖恩垂恤若全無霑及必謂朝廷不知其勞則捐軀為國之心却成虛設伏望特出聖恩將昨來應出兵牽制有勞將官使臣並一例等第支賜茶藥以明陛下知其勤

勞勸其後効純仁又言兵士軍校皆有特支惟蕃漢使臣全無所及在朝廷安樂之地至于音樂伎藝雖有一日之用亦必須霑賜而冒死出界破敵來往動經旬浹都無所及實為闕典銀合止自五兩以上所費至小得與不得所校不多但以聖恩所賜人情甚重臣所以再三論列詔諸路牽制將官雖所獲不及五釐特降等頒賜茶藥用純仁之言也此月二十二日范純粹論純仁就賜曲珍等銀合可考又言臣近為劉舜卿用李憲例一面支賜金帶銀器等

與立功將臣及誤支與走馬承受樞密院與文彦博三省同議降旨戒約昨日臣已書底本進入蒙畫依降出臣再三思之方委舜卿經營鄜特淩古并嘉木卓城及河南一帶生羌理當寬其銜勒使放心集事若約束太急却恐畏罪蓄縮有誤委寄乞賜聖擇劉舜卿事不得其時行狀附不及五犛亦賜銀合茶藥後令從之其聽否當考

壬午遼主遣寧昌軍節度使耶律拱辰客省使海州防禦使韓懿來賀興龍節

乙酉以大雪寒賜諸軍薪炭錢再令開封府閱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權知開封府錢勰言本府事務煩有非次急速不可闕官乞朝會起居輪推判官在府并假日輪左右廳各一如防河救火免次日朝會從之

丙戌契丹賀興龍節羣臣及遼使初上壽于紫宸殿

己丑以大寒上服藥罷集英殿宴　上服藥據吕公著家傳

壬辰樞密院言烏戳新雅克部族兵七百人婦女老幼萬

人渡河南正要覊縻得所令劉舜卿措置時給糧食質其首領及强梁之家近親於城中以防姦詐仍諭烏戩新雅克勿失河北地或據嘉木卓城哩恭宗堡令河州量事力為援或乘機難待報者聽以便宜從事方夏人與西蕃連衡宜多方經畫嚴戒邊吏明遠斥堠先事為備以破姦謀從之

詔以度牒五百給都水監其民户蠲役之半免起丁不及半則就所隷及隣州工役差防河役夫不足以雇直募充新錄削去

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滕元發

與龍圖閣待制知成德軍蔡京對易以元發父名與府號同自陳故也　詔選内侍四人提舉賣炭草場

甲午賜京師廂軍諸司人及剩員薪炭錢其癃老凍餒者遣官即營中計口給之畿縣貧乏不能自存及老幼疾病乞丐之人悉給米豆勿拘以令　詔劉誼妄上章疏與宫觀政目十六日事當考詳增入三年三月末云云可入此

丙申詔將官罷任樞密院審量雖年及六十堪為將者仍舊　臣僚上言伏見熈寧元豐之間併廢州縣甚多

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寛力役也近歲議者頗謂併廢州縣雖可以省官吏寛力役而不能無害者封疆既闊則輸稅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則為盜賊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訟訴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慮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勑廢併州縣令諸路轉運提刑提舉司同共相度合與不合併廢具利害聞奏緣此諸路已廢之州縣並多興復今年十一月內興復者四處河南府之洛陽縣潁陽縣橫州之永定縣漣水軍是

也臣愚竊謂興復州縣若別無大利害則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鄉村上户乃受其弊也何以知其然也州縣既復則井邑盛而商賈通利皆歸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為便也復一小邑添役人數百役皆出于鄉村此鄉村上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勑相度幾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復者令下之初皆已復矣其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彼坊郭上户倡率同利之人誘鄉村之下户共為陳請轉運

司不從則訴于提刑司提刑司不從則訴于轉運司前官不聽則訴于後官必至于復而後已故遷延至于今日而復者皆非利害明白不可以不復者也況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為宜而論者獨以地薄民貧之邑鄉村應役之户不多者難得番休為患也此雖州縣所在利害不同要之役人不可以吏有增添乃天下之所同也今諸路方且攀緣前歲一時指揮而復縣不已增鄉村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竊以為非便也臣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勑更不施行從之

舊録云詔罷復已廢州縣勑熈寧間裁併州郡縣以省官吏寛力役至元祐初任事之臣務以變前為是多所興廢一邑増民役數百困農人以利市貿議者率以為非遂蠲此令新録辨曰罷復已廢州縣勑已載具實矣史官之言合删去

丁酉朝奉郎韓治為秘閣校理

己亥樞密院言天村諸峒蠻侵掠邊户已進兵討蕩詔胡田聽李茂直約束無輙滋事胡田知渠陽軍蘇轍誥詞係七月二十四日李茂直湖北路轉運使

庚子詔郡縣役多民戶不及三番處以單丁女戶等助役錢募州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舊録云自復差役法狹鄉下邑有不能番休者遂降是詔新録辨曰差役法有不便詔已革之無可疑者史官之言合删去　樞密院言環慶路差副總管曲珍總領將兵出界討蕩牽制涇原路作過賊馬計都二萬一百人折外獲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所獲得五釐以上詔副總管曲珍支四十兩銀合一具本路都監支二十兩銀合一具將官各支十五兩銀合一具部隊將使臣各支八兩銀合一具無所獲

各支五兩銀合一具茶藥依例隨合大小支仍委本路帥臣就賜二十二日聖旨范純粹論列在明年正月七日今并入此經畧使范純粹言竊思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為已職或量以小小軍馬或故為迂遠徐徐觀聽備數塞命而已故徒勞人兵了不及事所以中間朝廷議論悉罷隣路牽制策應之法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累論列二年之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月初五日晚

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于是時遣委曲珍以下點兵東裝共在三數時刻之内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蹈横山險絶之地大破賊巢臣謂涇原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諸城堡寨被圍未幾彼所以解去者珍之功也及其還師百有餘日珍等以下沓未聞朝廷畧有恤勞訪聞得近下使臣以至列校私相與語曰涇原雖被寇而兵將集于城中未始出也尚蒙朝廷遣使問勞厚有恩賜我曹解隣道之阨血戰于數百里之外朝廷必不忘我

姑俟命臣雖聞此言而無以應之今准前項朝旨止令臣就賜茶藥臣竊謂將佐士卒之所以有望恩賜者非三五星白金之謂也願朝廷知其勞績蒙朝廷一語奬勞則軍中榮耀甚于華衮之贈人情不遠可以度見今若但就州爷人給白金數兩則涇原隣例事體相形似未副將士之所以私語竊望者臣恐上則不足以宣朝廷所以勞還之意下則不足以激將士赴功之心邊境未寧事繫勸沮所有今來就賜指揮臣並未敢輒以語

人見封印收掌欲望聖慈深賜詳察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路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珍以下大小使臣及押賜合得銀合茶藥示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于本路士氣有以激勸稍厭人情不為小補貼黄自曲珍以下回軍未聞朝廷别有賞勞臣愚夙夜以思欲有所請則臣係帥領在已有嫌欲默不言則將佐有望今准前項朝旨已指定專賜出界將官已下然後臣可無嫌矣方敢仰瀆聖聰至于將來曲珍以

下賞功恩典伏望聖慈體念邊事未休宰制應援之法復行之初珍等乃能竭盡忠力涉險履危為朝廷解隣路之阨似非被寇自為禦捍之比特乞出自宸衷與珍等例外優賜推恩所貴今後諸路兵將不以隣路為彼我共知公心為朝廷了事純粹此奏從汲當考三年二月十六日曲珍乃還遂防

朝奉大夫直祕閣黄廉為左司郎中廉嘗語其子弟昨按察川陜茶政隨事制宜便于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于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論者未以為然是歲遂代前

官領茶馬事前日所以繩治人者皆身當之在職歲餘法無寔閡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頗見信故知無成心以制事利害則姑聽之在人在已無間然矣初陸師閔時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捂克斂怨無所不至歲乃得二百萬緡及康將使事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緡也　工部郎中盛陶為右司郎中　朝奉郎宋匪躬為正字匪躬敏求子文彥博薦之也彥博薦從政目

朝奉郎仇伯玉權同管勾陝西等路茶馬事兼提舉

買馬

壬寅左司諫韓川右正言丁隲進對太皇太后曰大雪民閒不易已令散錢還均濟否川等對曰聖恩周悉細民幸甚　詔陝西河東路經畧司戒諭諸將常為出戰備伺候近塞二百里內有屯聚則出其不意為倐往倐歸之計此蓋用安燾計九月十六日　詔頌元祐詳定編敇令式先是蘇頌等奉詔詳定既成書表上之曰臣等今以元豐敇令格式并元祐二年十二月終以前海行續降條貫

共六千八百七十六道取嘉祐熙寧編勑附令勑等講求本末詳究源流合二紀之所行約三書之大要彌年捃摭極慮研窮稍就編謄粗成綱領隨門標目用舊制也以義名篇倣唐律也其閒一事之禁或有數條一條之中或該數事悉皆類聚各附本門義欲著明理宜增損文有重複者削除之意有闕畧者潤色之使簡而易從則久而無獘又按熙寧以前編勑各分門目以類相從約束賞刑本條具載以是官司便于檢閱元豐勑則

各隨其罪釐入諸篇以約束為令刑名為勅酬賞為格更不分門故檢用之際多致漏落今則並依煕寧以前體例刪修更不别立賞格又以古之議刑必詢于衆漢以春秋斷疑獄發自仲舒唐以居作代肉刑成于宏獻復有因人奏請隨事立條讞報實繁去取尤謹曩時修煕寧勅止據嘉祐舊文元豐勅亦只用煕寧前例增損刪定更不修考日前創法改作之意今則斷自嘉祐至今凡二十餘年海行宣勅及四方士庶陳述利害參酌

可否互有從違又以人情多辟法意未周須藉增裨乃為詳密考東都之議應劾有臣所創造之言按慶歴之書羣官有參詳新立之例今來勑令式內事有未備與删定官等共同討論具為條目者即依慶歴故事注曰臣等參詳新立又以法令所載事非一端郡縣省臺紀綱繁委前紀所述皆有別書魏律則尚書州郡著令自殊唐格則留司散頒立名亦異皆所以便于典掌不使混淆其元豐勑以㷤寧勑令中合尚書六曹在京通用

并一路一州一縣事並釐歸逐處若盡收還慮致叢脞令合以該五路以上者依舊勅修入勅令其餘有事節相須條制相類可以隨事生文不須别立條法者雖止該一路一司並附本條編載又有專為一事特立新書若景德農田慶歷貢舉皆别為條勅付在逐司今元祐差役勅先已成書并近歲專為貢舉出使立條者既不常行遇事即用並已釐出不使相參其有一時約束三省奉行廢置改更蠲除省約既關治體須俟僉同大則

奏稟于清衷次則諮議于執政既有定論咸用著篇又按刑統錄出律內餘條准此附名例後旁舉諸條各以類見今亦以勑令中如此例者六十四件別為一篇凡刪修成勑二千四百四十條共一十二卷內有名件多者分為上下計一十七卷目錄三卷令一千二十條共二十五卷式一百二十七條共六卷令式目錄二卷由明一卷餘條准此例一卷元豐七年以後赦書德音一卷一總五十六卷合為一部于是雕印行下元祐勑令崇寧元年

七月十日詔並行毀棄今諸州法司亦往往無之恐因循失墜乃擬取蘇頌表詞具載于此新舊録並稱壬寅日頒行今從之明年二月十八日蘇頌等推恩

監察御史楊康國言臣昨于

朝堂見百官聚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也此必無人為陛下言其不可之狀致朝廷尚稽竄責臣今幸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偷安竊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且石勒一僭偽之主猶曰終不學

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臣為人臣不忍盡道石勒之語撰策題者蘇軾也康國云云據編類章疏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奏也二十八日趙挺之云云三年正月十九日王覿云云

甲辰遼主遣瑞聖軍節度使耶律仲宣泰州觀察使耶律淨正議大夫守崇祿卿郭牧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姚企程來賀正旦

乙巳詔湖北轉運使李茂直溪峒非元謀為首及徒伴脅從聽其出入各令以謀捕送為首之人赴官請賞

丙午詔諸官司無得受文彥博乞致仕章奏（御集二十八日九月十三日詔）

監察御史趙挺之奏（據編類章疏增入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其比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王莽于

元后臨朝時陰移漢祚曹操欺孤寡謀取天下二袁董卓凶焰爇天自生民以來姦臣毒虐未有過于此數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齒而不忍言學士大夫之所諱忌而未嘗道今二聖在上軾代王言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此何義也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考其設心罪不可赦軾設心不忠不正辜負聖恩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詔諸六曹行遣文書若已有照驗事理明白而枉作行遣拖延月日

經十日巳上者手分杖八十職級上簿三經上簿杖六十郎官上簿事重者手分降資或降名並申取尚書省指揮仍令左右司及六察點檢其官司遇有上件非理會問不得回報具事由直申尚書省

丁未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奏奉十二月五日詔西賊攻犯鎮戎軍全師而歸深慮别蓄姦謀宜厚募死士深入探聽或可用間契勘環慶討蕩吹呼羅章擄到生口日近漸有首領出漢令范純粹先選委自來得心腹蕃

官作管事名目令與投來首領稍稍欵熟餌以所嗜體量其人可以使入西界探事即密切入狀保明一兩人勿令相知授與密號教令用間及令節次探報彼中動靜旋具奏聞臣竊以為用間之策雖兵家之善計須時然後行則可濟大事茍勢有未宜則不徒無益蓋叚氏一族用事國中既已久矣凡勢力之相忌者頗已遇害故一國之衆及其酋豪心雖怨忿而斂手聽命未聞有敢輒動者彼叚氏者亦雖有竊據之漸然猶須挾立威

明氏之子以臨其衆者益知國人不附而諸酋尚可畏也彼心有所圖而事有未諧旁有所畏而衆不為用惟其如此故雖閒有猖狂而未能專心致意以抗中國在于今日實中國之利也今朝廷委臣以術用閒欲如往日葉勒之類臣竊謂葉勒得衆善戰實元昊之腹心閒而去之誠為我利今夏國酋豪惟梁氏一門而已凡其中外親黨靡不持權用事方叶心同惡共有深謀一切閒言固未可入其餘首領雖幸存者彼皆置之散地于

國事兵權無得干預其粗有權位許其管勾人馬者不過如威明特克濟沙克星多目中徹辰之類三數人而已是皆梁氏之忌且畏者方日夜求端欲得除去恨無自以發之者若間言一出實梁氏之奇貨彼三數人者不戮則亡是特為梁氏除仇敵也仇敵盡除則梁氏者然後得肆意于邊患矣若謂欲離間威明之餘黨使之怨毒梁氏而內有所圖則餘黨之怨梁氏固已甚矣但力有不勝故斂手于其下而無所為也臣愚慮如此未審朝

建之議以為如何除用閒一節臣未敢輕試外其選募出漢之人深入探聽等事臣見精審施行實錄乃以此詔係之明年正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五日恐誤也今從范純粹奏議

是冬始閉汴口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詳當考壽奏議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八人斷大辟五千五百七十三人

